

刘 鏜《观 雉》与 雉 舞 戏

余 大 喜

吴芮传雉祭山，只能说明汉代江西就有雉祭活动，而现今广泛流行于江西，以舞蹈为主，具有故事内容的雉舞戏，究竟产生于什么年代？这确实成为人们极为关 瞩 的 难 点，近几年来不少同仁作过探索，但孰是孰非，各说不一。笔者在查阅《江西诗徵》时检得一诗，为论述方便，全文抄录如下：

刘 鏜，号秋麓，南丰人，壘之叔父，高年隐居著作不倦，尤长绝句。曾元伯刻其遗吟，以绝句为首，其书不传。

《观雉》：

寒云岑岑天四阴，画堂烛影红帘深。
鼓声渊渊管声脆，鬼神变化供剧戏。
金洼玉注始淙潺，眼前倏已非人间。
夜叉蓬头铁骨朵，赭衣蓝面眼迸火。
魃魅网象初偃伶，跪羊立豕相嚙啜。
红装姹女掩蕉扇，绿绶髻翁握蒲剑。
翻筋斗斗臂膊宽，张颐吐舌唇吻乾。
摇头四顾百距跃，敛身千态万鞞索。
青衫舞蹈忽屏营，采云揭帐森麾旌。
紫云金章独据案，马鬣牛权两披判。
能言祸福不由天，躬履率越分愚贤。
葵藜奋威小鬼服，盃疹扬声大鬚哭。
白面使者竹筱枪，自誇搜捕无遗藏。
牛冠箝卷试阅检，虎背肩戟光谈闪。
五方点队乱纷纭，何物老姬繻犹熏。
终南进士破鞞袴，嗜酒不悟鬼看观。
奋髯瞪目起婆婆，众邪一正将那何。

披发将毕飞一诀，风卷云收鼓箫歇。
夜阑四坐惨不怡，主人送客客尽悲。
归来桃茱坐深筒，翠骑黄狐犹在眼。
自歌楚些大小招，坐久魂魄游逍遥。
会稽山中禹非死，铸鼎息壤乃若此。
又闻鬼奸多冯人，人奸冯鬼奸入神。
明日冠裳好妆束，白昼通都人面目。

《江西诗徵》卷二十四

全诗24行336字，气势勃勃，生动形象地记述了当时雉舞戏的演出情况，是雉学研究中难得的资料。从内容上看：

第一段：1至3句为环境和气氛的描写。

第二段：第4至第9句为假面异服的妖魔邪魅，群魔乱舞，作祟人间。

第三段：第10至第18句为阎罗、判官勾簿，钟馗、小鬼镇邪。

第四段：第19至24句作为作者观雉的感受、联想。

其登场人物有：蓬头铁骨的夜叉，跪着的羊面鬼，立着的猪面鬼，拿芭蕉扇的红装姹女，握蒲剑的绿绶髻翁，紫云金章的阎罗，戴马面的判官，饰牛头的判官，舞葵藜的小鬼，惊慌失措的老妪，破袴筒靴的钟馗等等。诗中所记甚详，有人物装扮，有故事情节，有表演，有乐器伴奏（“鼓声渊渊管声脆”）有说白或歌唱（“能言祸福不由天”），真是一出地地道道的驱雉歌舞戏。在宋代亦有一出与此相同的驱雉舞戏。《东

《东京梦华录·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》载：……忽作一声如霹雳，谓之“爆仗”，则蛮牌者引退，烟火大起，有假面披发，口吐狼牙烟火，如鬼神状者上场。着青贴金花短后之衣，贴金皂裤，跣足，携大铜锣随身，步舞而进退，谓之“抱锣”。绕场数遭，或就地放烟火之类。又一声爆仗，乐部动《拜新月慢》曲，有面涂青绿，戴面具，金睛，饰以豹皮锦绣看带之类，谓之“硬鬼”，或执刀斧，或执杵棒之类，作脚步蘸立，为驱捉视听之状。又爆仗一声，有假面长髯，展裹绿袍、靴筒，如钟馗像者。傍一人以小锣相招和舞步，谓之“舞判”。继有二三叟，以粉涂身，金睛白面，如鬻髅状，系锦绣围肚看带，手执软仗，各作魁谐趋踈，举止若排戏，谓之“哑杂剧”，又爆仗响，有烟火就涌出，人面不相睹。烟中有七人，皆披发文身，着青纱短后之衣，锦绣围肚看带，内一人金花小帽，执白旗，余皆头巾，执真刀，互相格斗击刺，作破面剖心之势，谓之“七圣刀”。忽有爆仗响，又复烟火出，散处以青幕围绕，列数十辈，皆假面异服，如祠庙中神鬼塑像，谓之“歇帐”。文中“假面披发”，“口吐狼牙烟火”，“绿袍靴筒，如钟馗像者”等，与刘锺诗中描写的内容完全一致。特别是上文“忽有爆仗响，又复烟火出，散处以青幕围绕，列数十辈，皆假面异服，如祠庙中神鬼塑像，谓之“歇帐”的舞台艺术处理手法，与刘锺诗中“采云揭帐森魔旌”，舞台上列出阎罗、判官钟馗等神的艺术手法极为相似，如出一辙。值得注意的是《观雉》诗中的“帐”与“歇”字的运用，正好用在剧情的发展和结尾处，与上条也完全吻合，也许在当时这种艺术手法已成为一种戏剧程式，乡人如法效仿。“帐”今日之幕布，“歇”幕间或剧终也。宋代杂剧常用“歇帐”来表示间歇，变换场子，连续故事，剧终等。刘锺将

“帐”，“歇”二字拆开使用，其意思与上条“歇帐”完全相同。假如我们把刘锺所描写的内容联系起来，不难看出这是一出有故事情节的雉舞戏：音穿声起，先是一群鬼怪邪魅在群魔乱舞，作祟人间，一阵舞蹈后，突然“采云揭帐”，只见阴森的魔旌下，紫云金章的阎罗独据中堂，两边是戴牛头马面的判官；一番念白后（“能言祸福不由天，躬履率越分愚贤”），“白面使者”、“小鬼”等手执竹筱枪、蒺藜等镇邪捉鬼，判官清点鬼魅，一一勾簿（“牛冠箝卷试阅检”）顿时妖魔鬼怪，鬼哭狼嚎，乱作一团（“五方点队乱纷纷”），钟馗瞪目舞婆娑，奋威驱逐，众邪就擒，一声口诀全剧终（“风卷云收鼓箫歇”）两条相比无论从内容到形式如同一种表演，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，雉在宋代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由汉至唐，雉祭一直由方相氏严格把持，宋以后却被皇城亲事官诸班直和教坊伶人取而代。《东京梦华录》卷十云：“禁中呈大雉仪，并用皇城亲城官诸班直戴面，绿色色衣，执金枪龙旗……教坊南河炭丑恶魁肥，装判官，又装钟馗、小妹、灶神之类……”。这一变化赋予了娱神娱人的成份，为雉向歌舞戏迈进打开了大门，宋以后雉祭中常出现钟馗形象，今日在民间仍有遗痕。南丰县石邮的“搜雉”仪式，一直由钟馗主持在房屋厅堂，沿门逐除，不妨再看该雉班的一出《钟馗醉酒》小戏：钟馗黑面长髯，手持酒壶，嗜酒不停，片刻酒醉作睡眠状，两小鬼窥其状，时而偷其剑，时而偷其酒，与《观雉》中“终南进士破靴跨，嗜酒不悟鬼看观”何等相似，可谓宋之遗响。

现在让我们再来看刘锺其人。刘锺高年隐居，生平不详，方志野史再无记载。尽管《观雉》一诗置《诗徵》宋代篇，但究竟是北宋，还是南宋？不得其解。笔者以“墟之叔父”、“曾元伯刻其遗吟”为线索，找到

了一些尤为难得的资料，为我们确定《观雉》作于北宋、还是南宋提供了可信佐证。关于刘壘，明正德版《建昌府志·人物名士》中有记载：刘壘，字长（起潜），号水村，南丰人，膺荐本州儒学教授”。仅此片语，无法考从，而《中国文学家大辞典》记载甚详：“刘壘（1240—1319）字起潜，南丰人，生于宋理宗嘉熙四年，卒于元仁宗延祐六年，年八十岁，博览诗文。至大四年（1311年），为南剑州学官，后为延平教授卒。壘才力雄放，尤长四六，著有《隐居通议》三十一卷，《水云村稿》十五卷，（均四库总目）又有《英华录》，并行于世”。这里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，刘壘生于南宋理宗嘉熙四年，即公元1240年，卒于1319年，享年80岁。那么，叔侄之间究竟相差多少岁？顺线而下，又在刘壘著《隐居通议·学官灵星门制》中找到了答案。刘云：“州县学官旧制外门曰‘灵星门’，未详其义，余叔父秋麓先生博学多能，洞究古谊，当著其说云，汉祭祀志曰龙左角为天田，天田号灵星……；以上皆叔父所著说，叔父当以明经两试天子之廷而博考经史百家，多所论著，尤于孔门诸子之学，多所发明，著《圣门言行录》若干卷，葢勤订凡数十年而后成，又自类所曰《山鸡受影集》，近得而读之，笔力超绝。虽老师宿儒不散望其藩也，念昔垂髫从叔父

学辱承奖掖。今叔父八十有七，余亦六十有六，老冉冉至怀旧凄然……”。从此条可得知，刘壘比侄子刘壘只大21岁，按干支次序推算，刘壘应生于南宋理宗嘉定庚辰年（1219）。剩下的问题是刘壘作《观雉》是后人误传，还是确有其事？又有清乾隆版《南丰县志·轶事》为证：“曾有富，字元伯，号水心，博学笃行，为诗挥灏纵横，精丽妥贴各当其体，而乐府尤工，荐为盱江书院院长，宋亡不仕自称逸民，爱邑人刘壘诗，怜其无传为捐金刻之，而已所著《雪笠吟稿》甚为名流所赏，未暇梓也，壘字秋麓，学问渊博著书至老弗倦，与人交谦谦，然长者所刻《山鸡受影集》外，尚有《圣门言行》、《论语时习记》，而《观雉》一首，奇气勃勃，当时学者争宝涌，故至今独传”。

综上所述，刘壘生于南宋，隐士，博学超群，作有《观雉》一诗，并由同乡人曾元伯捐金刻之，当属无疑。至此，我们可以下个结论：江西雉舞戏最迟产生于南宋，距今已有七、八百年的历史。

参考书目：

①张庚、郭汉城《中国戏曲通史》。

②周贻白《中国戏曲史发展纲要》。

（作者：江西省舞蹈家协会干部

责任编辑：吴旭霞）

（上接第63页）

⑬⑭同治《广信府志》卷二“建置”。

⑮光绪《婺源县志》卷一六“食货五·恤政”。

⑯“普济堂记”，雍正《江西通志》卷一三五“艺文·记十四”。

⑰陈用光：“水灾义冢记”，同治《新城县志》卷二“建置”。

⑱⑲“义冢记”，光绪《抚州府志》卷二〇“建置”。

⑳同治《庐陵县志》卷七“建置”。

㉑⑲同治《玉山县志》卷二“建置”。

㉒⑳何庆朝：“乐善堂记”，同治《南昌府志》卷一二“建置”。

㉓“涂基记”，同治《南昌府志》卷一二“建置”。

㉔同治《兴安县志》卷五“寺观”。

㉕同治《赣县志》卷一三“寺观”。

㉖同治《德化县志》卷一三“建置”。

（作者：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 责任编辑：吴旭霞）